



605 名讳趣闻

冯道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历任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四朝，先后侍奉了十位皇帝，而且一直担任宰相。古人特别讲究名讳，长辈、领导及师长的名字不能随便喊。有一天，冯道的学生举办讲座，主讲《道德经》，冯道去旁听。《道德经》首句曰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老师的名字一下子出现了三次，学生慌了，只好解释为：“不敢说，可不敢说，非常不敢说。”

606 龙飞凤舞

北宋宰相张商英喜欢书法，专攻草书，但字写得水平一般。有一天，张商英灵感忽至，诗兴大发，索笔疾书，龙蛇飞动。张宰相让侄子把这首诗抄一遍。由于字体潦草，侄子抄起来费了不少工夫，其间遇到一个字实在猜不出是啥，就问张宰相：“此何字也？”张宰相端详半天，自己也认不出来了，于是呵斥侄子：“胡不早问，致吾忘之（早点为啥不问，非得等到我忘了再问）？”

607 胡子失眠

有些事情司空见惯，谁也不会在意，一旦关注起来，就变得相当复杂。宋仁宗时代，翰林学士蔡襄兼任财政部长（三司使）。蔡襄是一位美髯公，在皇家宴会上，皇上问蔡襄：“卿髯甚美，夜间将覆之衾下乎？将置之于外乎（你晚上睡觉时，胡子是放在被子里，还是被子外）？”这一下竟把蔡襄给问蒙了，只好回答：“我真没注意。”晚上回家就寝，蔡襄一会儿把胡子放在被子外，一会儿放在被子里，咋放咋觉得不对劲，竟然一夜失眠。胡子真不是个小问题。

608 兴味索然

叶衡在宋孝宗时代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（中央军委秘书长），力主抗金。淳熙三年（1176），叶衡被解除职务，无官一身轻，每天与朋友把酒言欢。一天，叶衡突然觉得兴味全无，问朋友曰：“不知道人死后会是啥感觉？”朋友回答：“甚佳（应该感觉挺好）。”叶衡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朋友回答说：“使死而不佳，死者皆逃归耳。一去不返，是以知其佳也（既然人死后一去不回，说明死者感觉都不错）。”一笑过后，叶衡若有所思，几天后悄然离世。（老白）

误入桃花源

习惯了晨练，喜欢享受太阳一点点升起时带来的满心喜悦。清晨的空气是甘甜的，呼吸之间，仿佛把夜的沉积都淘换干净了，清清爽爽。几十分钟走下来，出一薄薄汗，浑身上下都有说不出的轻松。

这里是新城区，暂时还算是城市的边缘地带。道路两旁，楼群大多还在广告牌或图纸上，于是，待嫁的土地还是有些自由的。时令蔬菜水灵的青翠着，过不了多少天，进城去卖了，再换上另一茬别的菜苗，照样绿得水盈盈。种果木的不多，有时也看到几株桃花，就在路边，花开的时候粉粉的，常见一些路过的女孩子在树下各种摆拍。真正要赏花，得到远远的乡下或山上。

由于职业的原因，很少有时间专程去哪里看花，即便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，要浪费一天的时间，于现在的我，也是一种奢侈。所以，早起一个小时，说是晨练，其实是为了享受这一点自由时光。

常走的是比较清静的新路，不必左顾右盼躲车，还可以随时停下来，看一看新添的树什么时候会开花，甚至可以闭上眼睛，站在树下听一会儿枝头的啁啾是哪一种鸟儿在唱歌。

那天，无意中换了条路，便偶遇

了那片桃林。桃林离路边有一段距离，外面还有几排高大的杨树遮挡，不容易被发现。因为看见了长在小路边的野花，忍不住拐了进去。野花很漂亮，但等看见那片桃林，我更是呆住了。

太阳刚刚升起，斜斜照进林间，整个桃林，仿若一片粉色的云霞不经意落入人间。阳光下，盛开的桃花像含羞的少女，怯怯地望着不速之客。或疏或密，或盛开，或含苞，被花颯托衬着，阳光下愈加娇艳。静悄悄的桃林，此刻仿佛连鸟儿也屏住了呼吸，只有桃花遗世独立地芬芳着。一时之间，竟不知身在何处了。

近些年来，看桃花已经成为春日一大盛事，大规模的桃园都成了热闹景点。但那些树，大部分像是嫁接过的。过于低矮的枝干，被精心修剪过的枝条，造型很漂亮。花开时节，如云如霞，确实好看。但若是细看那些桃枝，就会发现，许多已经很粗的枝条，为了造型被截掉了，留有非常显眼的疤痕，有的还泛着刚刚被截断后的白色。沧桑的虬枝上，娇嫩的花儿欢天喜地地簇拥着、喧闹着，如同不谙世事的孩子和他们佝偻沉默的父辈，总有一丝让人不明由来的心痛。

而我身处的这片桃林，像是未经打理过的。主干并不粗壮，更没有修剪过的痕迹。树种得也不密，可以在林间自由地穿行。抬头仰望，高处的枝条倾斜着交织在一起，阳光被筛成细碎的影子，温柔地洒在林间。低一点的桃枝与人齐高，可轻嗅，可触摸，可细细观赏。脚下没有路，野草繁茂，葱葱郁郁，间杂不知名的野花兀自缤纷。

手机里的琴筝古曲仍在循环播放，看着掌中无风自落的花瓣，还有脚下摇曳的野花，寂寂无人的空林，不由沉醉其中，仿佛误入武陵桃花源深处，不知归路。

至此，每天清晨，便来与这被世人遗忘的桃林共语，徘徊不去。然而，花开总是短暂。不几日，微风拂过，落英满地。桃花已次第开罢，它们的春天，即将过去。而我们，也只能在这一方小小的桃源里，暂时安放一段迷失的梦吧。

想起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的陶渊明，放弃了仕途、俸禄、名利，晨兴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。他的《桃花源记》究竟是真实还是幻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在自己想象的桃花源里，安放对于现实生活的无奈和逃离，最终回到采菊东篱下、悠然见南山的平淡豁达。

虎头山祭英烈

缅怀先烈昔日事，清明白花祭英雄。四月的清明晴朗而清爽，万物复苏的大地上挡不住的是丝丝寒意。怀着崇敬的心情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清明，我来到位于河南省舞钢市郊的虎头山烈士陵园祭奠先烈英雄，表达对英雄最深切的缅怀和思念。

虎头山新四军烈士陵园位于舞钢市东南部的尹集镇，是舞钢、西平、遂平、泌阳四县市的交界处，为古今战略要塞。1945年2月11日，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五师开辟豫中抗日根据地，在这里打响了痛歼日军第一枪，以200多人阻击了1500名日军的疯狂进攻，歼敌180余人，打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，

被誉为中原“平型关”战斗。1945年3月18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以“豫中军民粉碎日寇四次扫荡”为题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报道。为铭记这段历史，舞钢市在当年虎头山战斗旧址修建新四军烈士陵园。随后再次改建和扩建，将这里建设成为集革命传统教育和红色旅游为一体的“新四军”纪念教育基地。

走近虎头山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5米、长1600米的盘山大道，庄严而肃穆。沿着曲折的山路前行，很快便走进了松柏环抱、绿荫满园的烈士陵园。顺着500级的步行登山阶梯登梯而上，就像漫步在绿色海洋中，而白色的阶梯就像绿海中的白色飘带，显得格外圣洁和美

丽。一路走着，来到了新四军烈士纪念碑前。仰望8米高的新四军烈士纪念碑，栩栩如生的雕像让我仿佛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新四军将士们在嘹亮冲锋号的感召下，手持钢枪冒着枪林弹雨向日军发起无畏的冲锋，临危不惧，视死如归。

站在烈士墓前，思绪飞越云霄。新中国从蹒跚起步到再度崛起，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，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，勤劳的中华儿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。每一方纪念碑，每一座烈士墓，每一段英雄故事，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。先烈们已经逝去，但历史不会忘记，人民不会忘记，中华历史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你们的名字。

康平（河南鲁山）

史飞（河南平顶山）